



## 文化批評在「哲學與人生」課程中的運用 ——以電影裡的盲人形象為例

方中士

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專任教師

### 一、前言：檢驗電影裡某一弱勢族群的文化批評演練

盲人看電影嗎？當然可以看，只是無法檢視電影裡的盲人形象無法進行文化現象的批評，無法細察電影裡的影像、角色的安排所透露的社會心理以教育社會大眾。那麼，像我這介於明盲之間的人，便有了不容逃避的社會責任，為增進明盲二界的瞭解盡一分心力。

台北知名藝文活動場所紅樓就曾辦過有志工旁述的盲友電影欣賞活動，我也還慶幸上電影院時能以視障者身分享有買半價票的優惠。只是這優惠豈不正落實了我們觀看電影時享有的比明眼人少，抑或這優待只純粹是基於鼓勵身心障礙者走出家庭參與社會的善意？

這善意安排其實很難持續，據我所知，一個個口述舞台劇或電影欣賞會都後繼無力的悄然落幕了。畢竟這和建構整個明眼人文明的思惟邏輯不相應，明眼人可很難感受到視障者在日趨影像文化霸權時代裡的極度邊緣位置和訊息的不相稱地位。所以，有沒有必要開發與明眼人有相同資訊權的電子產品觸控螢幕語音導覽系統？應不應該幫視障者提供電視螢幕字幕、跑馬燈訊息的語音選擇？這樣的投資與付出不但考驗著資本主義運作邏輯，更是檢驗明眼人主動省察視障者被文化操控下不自由不平等的位置。因此，首要之務便是檢視文化形塑與操控的剝削，試著浮現媒體裡的視障者的鏡相，由此鏡相對照出明眼人文化環境裡的判斷價值與意識。

### 二、我看電影裡的盲人

自從成為視障者之後就很少上電影院享受影片的豐富感官和情緒的盛宴。最主要的心理障礙是沒任何外語程度可言，不想成為被迫跟著人或笑或哭的附和者，更不想為了要人旁述而壞了他人觀影所需的連續性情緒，我選擇了離開可進入異時空與人生情境的心靈之旅。

幸好這兩三年來已有可召喚我回電影院或自家電視機前的國片，讓我重拾往昔的電影熱情。只是我還沒全盲，還沒學會專注凝神的全方位聽覺，我還是依戀著這繽紛多彩的美麗世界。但這或許是因我還能用重度視障的雙眼勉強觀看影片，讓自己陷入盲與不盲之間的尷尬外，其實也站到可充當提醒明眼人留意檢視電影中的盲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形象有無被刻板化被廉價消費，也希望電影觀眾能善於體察影片裡的盲人所處的情境，體察到電影裡盲人角色表象背後的幽微人心。例如新銳導演周美玲的紀錄片〈黑暗視界〉，是第一部以視障族群為對象的感人作品，呈現的視障族群議題既全面又不淪於煽情勵志的窠臼；從全盲到弱視，有盲生對未來的憧憬與希望的幻滅到年輕視障者現實生計的努力和掙扎到休閒藝文活動中的心靈自我發展，細膩的體察視障者的身心特質。因為曾付出對視障族群的深入且廣泛的理解，所以在後來的劇情片〈漂浪青春〉裡盲歌女被受嫉妒心蠱惑的妹妹遺棄在進行廟會嘈雜喧鬧街頭一段，不論是氛圍或臉部表情的特寫取鏡把握到盲人在陌生環境失去方位感的慌亂和惶恐。最後，盲歌女的同志愛人找到她，猛的趨前摟抱住驚魂甫定的她，這高潮更是突顯了盲人等待被發現被援助的困境，也呼應了片頭盲歌女專注而孤立無援的一段長長的獨唱影像。

盲人很容易被刻板化被消費，例如〈再見了可魯〉票房大賣卻沒多少觀眾記得片中盲人主角是渡邊先生，而由好萊塢性格俊男演員方基墨主演的〈真情難捨〉，劇情改編自知名腦神經醫學家奧立佛·薩克斯科普名作《火星上的人類學家》裡的〈重見光明的弔詭〉，編導是很努力想呈現盲人感應世界的獨特性，但主角方基墨的相貌和優雅舉止與原著裡的維吉相相差太遠了，於是真實世界裡不被理解的盲人重見光明的問題與盲人的生存適應能力輕輕滑開了，觀眾很難由這電影體會到盲人生活的真貌。也就是說，盲人的光明二界切換問題與挑戰已在電影的聲光裡被偷天換日了，就像恐怖小說大師史蒂芬·金的《藍哥利爾人》，設計了三萬英尺高空機艙內小盲女一覺醒來摸不著鄰座母親蹤跡的情節，可純粹是藉年幼孩童無助心理加上眼盲者的被壓縮空間感來強化讀者密室恐懼聯想而已，作者在這裡可不負責呈現視障者身心困境。這就好像木村拓哉在〈武士的一分〉裡扮演為藩主盡忠而失明的盲武士，裡頭為捍衛武士尊嚴而重建神乎其技的聽聲辨位劍術，過程可不是為了讓觀眾能理解中途視障者的身心困境，而是聚焦於武士卓絕的意志力浮現在主角冷肅俊俏的神情上；片尾，木村拓哉藉手指點打食案來握住妻子的手，很有催淚效果，但就反映盲人孤立隔絕處境的把握言，可沒湯米·李瓊斯又導又演的〈馬奎茲的三場葬禮〉美墨邊界小木屋裡的獨居老盲人那般顯豁明白。片中老盲人招待主角和誤殺農場長工馬奎茲的年青警員進餐前，依其不允許自殺教義的宗教祈禱儀式，伸出等待牽握的雙手，卻因看不到身旁不知如何回應者遲疑猶豫的表情產生了盲人隔絕處境的存在意義。這裡的多層觀點造就了電影捕捉人際隱微情感的暗喻效果。於是，觀眾看到了主角和年青警員被眼盲老人處境凍結的表情，看到他們二人相覷無言的尷尬，當然，觀眾更能透過這畫面目擊盲人被遺棄被觀看和等待被觸碰牽引的處境——身軀即是全世界中心的存在特質。若進一步體察這部〈馬奎茲的三場葬禮〉的敘事脈絡，觀眾當會回頭省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思片中獨居老盲人敘說罹癌兒子無法來探望也無力照顧他而請求主角槍殺他的重大悲劇張力，於是那一雙在空中顫危危又瘦骨稜嶠的手比起木村拓哉的如玉指節更能彰顯盲人的真相。

當然，電影裡安排有盲人的情節時不一定得比悲慘指數，因為有很奇怪的媒體現象——只要肯努力有自信，盲人也可以如何如何的報導，不斷製造廉價的生命勇士，若加上電影裡帥哥美女的包裝演出，盲人的真實處境就不知不覺的隱於幕後。例如港片〈向左走向右走〉裡因男性壯陽補藥而暫時性失明的男主角帶著潔淨美麗的盲女友回住處，因習慣性的一進室內便開燈的動作而洩露了他已恢復了明眼人身分的祕密；性格影帝艾爾·帕西諾演出〈女人香〉裡一心想尋死的越戰退伍眼盲英雄，令人嘆為觀止的是他用時而迷離恍惚時而遙想遠方時而沉鬱哀傷的一雙大眼演活了中途視障者突遭眼盲者的內心戲，讓觀眾目睹此處境下的盲人落入情緒劇烈上下起伏和嚴重自我質疑的挑戰。只是，觀眾在最能彰顯片名的男主角嗅聞出鄰座女士所用香水品牌的超乎常人能力演出外，就是那一段優雅流暢絕美的盲人與美女的探戈雙人舞。只是，導演把整部戲導的畫面太乾淨色彩太豐饒取鏡構圖太平衡太完美了，加上男主角高貴精緻的衣著服飾，全片除一場上身穿著汗衫癱在絲絨床單大床上的鏡頭外，可沒讓艾爾·帕西諾磕磕碰碰踉踉蹌蹌，更沒讓觀眾看到身上沾黏食物殘渣碎屑甚至更令人難堪的個人衛生問題。於是，導演蜻蜓點水的讓陪同盲人的少年在他邀美女入舞池前口述現場空間大小、方位和佈置設施的教育作用恐怕沒幾個觀眾注意到，使得這電影為明盲之間的良性互動盡些心力的可能大為降低。最後，全片除了主角那一雙迷死影迷的大眼睛外，影迷恐怕不會因此電影而增進多少對視障盲人的深入認識。

電影不是紀錄片，可不負責呈現視障者的真實生活和困限的生命。雖不必像改編自諾貝爾文學獎小說家代表作《盲目》的國際影展開幕片〈盲流感〉那樣忠實呈現所有人都成了盲人時人不如獸的狀態，讓觀眾看到平常人視而不察的視覺感官如何成為這輝煌科技文明的基礎，相對的，也就讓人理解到盲人失去視覺的重大損失和限制，但至少別過度美化簡化盲人的生存狀態和能力。因此，請電影編導記得：盲人被迫學習專注的能力，別以為盲人聽聲辨位可聽到細微如日本武士聽松針的飄落，別讓〈接觸未來〉裡的盲博士可聽辨外星人的訊息成為刻板印象；盲人一到陌生環境或失去方位感時會恐慌得很，可一點也不能鎮定和優雅；盲人可以有令明眼人驚訝不已的學習和生存能力，但究竟得置身於友善且肯定互助價值的文明社會才行。請觀眾留意：電影極容易刻板化盲人但也很方便為明眼人瞭解視障者盡點踏實而有效的心力。



### 三、結語：文化批評在「哲學與人生」這課程的運用

就像有人從好萊塢通俗電影裡歸納出形塑大眾文化品味的角色形象般，我們在「哲學與人生」一類課程裡想藉由通俗大眾媒體裡提煉出一些足以喚醒對照學生被約制被操控的文化意識，從而培養其檢視自身文化品味、價值、成見、框架、教條和馴服權威的心理，從而有機會趨近於培養獨立思考與人格理想的話，那麼，這從〈再見了可魯〉造成人人記得可魯卻忘了盲人的扭曲文化，到竟促成拉不拉多犬的飼養風和棄養潮的悲劇，我們真得該把電影裡的盲人形象當教案好好與學生討論影像的約制作用。